杏村繁花　匠者宅心

——谈长篇小说《匠者》之意蕴

◆ 高明霞

［摘　要］《匠者》和《繁花》一样，不同程度地带着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意趣：民情风俗味浓郁，人物众多，场面繁而有致，文化意蕴深长。《匠者》塑造了以杏村为代表的乌兰察布高原的气质，进一步说，杏村显示的是中国北方乡村的旷达风格和宽厚气度。《匠者》在中国乡村小说的画廊中增添了一群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，体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卑微手艺人值得人们崇敬的精神品格：聪慧、坚韧、仁义。作品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，各人物成长和命运的变化隐含着中国社会生活嬗变的时代轨迹。《匠者》是以小说形式建构的乡村匠人博物馆。

［关键词］《匠者》；乡土文化；匠人精神；社会嬗变；细微之美

DOI：10.3969/j.issn.2097－1443.2024.01.002

多年前阅读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，作品细碎绵密的叙事韵致打动了我，上海滩的人生百态、市井烟火气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最近读到赵海忠的《匠者》，又一次被深深地吸引。两部小说的语言风格有南腔北调之差异，故事氛围有大都市与小乡村之反差，叙事风格有冷静雅致与温和幽默之不同，但仍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两部长篇小说都可称之为地域小说，人物的存在能够找到“有形”地图的对应，并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。它们都属于记忆小说，作者从少年、青年时期的生活中淘沥平凡人的生活过往，通过小人物的境遇折射时代变迁。在文学审美方面，《匠者》和《繁花》一样，不同程度地带着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意趣：民情风俗味浓郁，人物众多，场面繁而有致，文化意蕴深长。

虽然《匠者》与《繁花》有许多可比之处，但没有因此而埋没它的独特性。在我的文学阅读范围内，《匠者》是乡村文学谱系中第一部反映农村匠人的小说，除却它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，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别具一格，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审美品位也是不可替代的。

一、旷达宽厚的诗意杏村

《匠者》中的杏村是作者的故乡，也是众多人的诗意远方，有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怡然自乐之境。“杏村”是个虚拟的村名，但我们可以在作者所指的地标中找到它的具体属地：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北角与草原相接壤的一个小村庄。土地贫瘠、气候干旱，曾经荒无人烟，兴许万里茶道上的驼队从这里路过，不知是否歇过脚。“人们猜想，许是哪一只多情多义的鸟衔杏核飞来的”，长成一片杏林，林畔的土地收留了四方八面逃荒避难的人，形成一个三四十户、不到百人的小村，庇护着遭遇不幸的人，包容了他们的身世秘密。

杏村本是一片苦寒之地，被作者晕染上温情甚或浪漫的气氛，就像远离家乡的游子怀念勤苦的父母，轻柔地拂去他们粗糙衣襟

［作者简介］高明霞，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。

上的灰土，抚平他们面庞上的皱纹，用美丽的字眼为他们朴素的性格底色增加几多光彩。作者怀念故乡、感恩故乡的深情流露笔端，浓重的情感中渗透着对乡土文化性格的深刻理解，通过对流落杏村的各种人物的描写，赋予杏村人格化魅力，塑造了像杏村一样的许许多多塞北乡村朴厚、坚韧、宽厚的特质。小说最先出场的人物是三画匠、七鼓匠，当时他们十多岁，正是懵懵懂懂地感受人世的年龄。孩童的视角和成长的经历闪现着隐藏在故事情境背后叙事人的身影，时隐时现地串联起杏村的人和事。从童年的记忆到成年的感怀，从对昔日的感怀到现今的回馈，让人们与叙事人共同分享杏村父亲般的宽厚、母亲般的慈爱。

《匠者》的故事从20世纪40年代三户逃荒人落脚杏村开始，人物活动情境主要是在六七十年代，来自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上海、天津等地的人陆续在这里安身立命，这些人都有着不幸的遭遇，马裱匠的“履历不明”其实是杏村许多人的背景，颠沛流离的人“各有牵连，各有主意，走着走着，都寻得安身之处，就看命运和沙土路哪个最早走到尽头。或者在一条沟里，或者在一个山坡上，只要能落脚，度过冬天，这些人就可以立命、生存、生活”。杏村土地贫瘠，但襟怀坦荡，来者不拒，不问东西，适者生存，聚集的村民姓氏杂多，有些人家的姓很偏僻，如“那”“简”“八”“空”。沈家初到杏村，队长把自家的西房借给他们，之后村民们帮他家盖了房子。孤儿王如河流落杏村，队长把他领回家，这孩子喜欢地窨子，不知哪个人早把地窨子收拾干净，还在里面砌了个泥炉子，后来队长带领人收拾出生产队的闲房让他住。王如河在杏村长大，娶妻生子扎下了根。不知来自何地的姜皮匠看上了杏村，马队长帮他落户批地，村民们帮他盖房，姜皮匠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大鼓匠的身世有点蹊跷，不知何故从上海来到杏村，成为鼓匠班子的头人。小小杏村以宽厚和真诚养育了遭遇不幸的人们。大鼓匠葛源递回到上海后建立了一所乡村文化博物馆，将第二故乡的人和物长久地保存起来，以一片赤子之心回馈杏村知遇之恩，表达对塞北乡土文化和乡村匠者精神的敬意。

小说中马队长的故事并不很多，在他身上比较多地集中了杏村的乡土性格，是自然生态与人物生存命运相聚合的形象，可谓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。马队长的父亲是立村人，他在村里很有权威，性情随和宽厚、有人情味。在时势动荡的六七十年代，他真诚地为每一个来杏村落脚的人提供生存条件，鼓励身怀技艺的人施展才能，让村民们能够安定地过日子，享受世外桃源般的祥宁和乐。

乡土文化性格是自然生态特征的人化显现，与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相融相生。《匠者》塑造了以杏村为代表的乌兰察布高原的气质，进一步说，杏村显示的是中国北方乡村的旷达风格和宽厚气度。这一点是《匠者》文化意蕴很重要的方面。

二、聪慧仁义的卑微匠者

常言道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反言之，一方人活泛一方水土。《匠者》的主要人物是农村的手艺人，有吹鼓匠、画匠、木匠、皮毛匠、泥匠、瓦匠、铁匠、裁缝等，还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炒莜麦、压粉条、炸油糕、炸麻花、搓莜面等算不上手艺人的手艺。通常我们对“大国工匠”概念的诠释并不包括这些生活在偏远小村以农民为主要身份的匠人。杏村养育了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身怀才技，用自己的智慧滋润了杏村人的生活，贫寒的日子有了模样，有了审美追求，那种桃花源似的祥宁和乐离不开这些匠人。赵海忠独辟蹊径，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农村手艺人的喜怒哀乐，发掘他们的心灵世界，为中国乡村小说的画廊增添了一群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，体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卑微手艺人值得人们崇敬的精神品格：聪慧、坚韧、仁义。

《匠者》的结构类似于老舍的话剧《茶馆》，陈览式地将各种人物集中在一个特定的

空间,着意刻画人物性格,揭示人物的命运遭际,通过人物生活和心态的变化反映时代变迁。小说第一章出现第一个高潮:大鼓匠的唢呐被七鼓匠做了手脚,东家的丧事眼看被搅黄,大鼓匠一番慷慨陈词:“自古以来,鼓匠位排下三滥之列,吹在人前,吃在人后,院不站东,屋不上炕,卑贱之人。……”他依规行礼,在逝者灵前焚烧了所有的鼓匠乐器,赤裸着上身,“用唢呐演绎红尘繁华、天国静谧、人生悲酸、世道无常”,感天动地泣鬼神。大鼓匠使尽浑身的力气和全部的情感独奏唢呐,直到吐血昏厥倒地,用超乎常人的举动维护了匠人的尊严。这段悲壮且细腻的描述,将手艺人敬畏职业的心态、自觉严格的职业操守表现得淋漓尽致,具有强大的感染力,将读者带进了匠者的精神世界。

马裱匠天生身残,性情桀骜,但干活儿不含糊,有时搞点儿小猫腻报复欺辱他的人,但他重友情、知善恶,孤寡老人缺盐少酱他会主动送上去,有借钱借物的,他从不拒绝,也不催要。三画匠和七鼓匠喜欢阅读裱顶棚的报纸,马裱匠发现后,糊裱前将报纸挑拣好摆顺,保证顶棚上报纸的文字正反一致,尽量将文字多的报纸裱在表层。后来三画匠和七鼓匠都考上了大学,不能说没有马裱匠的良苦用心的功劳。作者对马裱匠工作状态的描写尤为传神,借贺大头媳妇的视角,观看马裱匠糊裱的全过程,感叹马裱匠身体的协调性,欣赏马裱匠劳动的韵律和美感。在生动有趣的细节描绘中,马裱匠带着几分狡黠的机敏、不拘小节却不失大情大义的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。马裱匠身上体现的是匠人的仁义和智慧。

姓八的木匠随父学艺,勤学苦练几经失败,一场梦醒后开窍。八木匠的活儿很精细,躺柜和打扣箱子做得别致,梳头匣子成了工艺品。八木匠最用心的作品是给牛老汉做的梳头匣子,几十块碎红木用最细的锯子开榫卯,用最细的砂纸打磨,光泽温润如玉。可惜了八木匠的精工细活,更遗憾的是杏叶忽视了牛老汉的一片痴情。对于八木匠的描写,作者不但描写他精湛的技艺,还写到他父亲老木匠耿直豪爽,写八木匠为父亲出气时的侠气,展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,与木匠耐心平和的职业习性形成反差,在这种对立的两面性格中揭示了匠人的精巧来自技艺的苦练,同时来自性格的磨炼。作者对于八木匠命运的处理具有悲剧意味,他为牛老汉精心制作的梳头匣子被杏叶的母亲当成了杂物箱,终于获得了一本《鲁班经》却读不懂,当电动木工器械出现后,他惧怕电,感觉电器木工活儿毫无美感,由此与木匠手艺绝缘,只在照片上留下因常年斜挎工具兜而歪斜的身影。八木匠梦寐以求的精、巧,能否为后来掌握现代化工业手段的人所延续,作者为我们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
霍铁匠,“人们知道,全村所有的铁具,都是霍铁打制”。作者对他的技艺的描写,点睛之处在“百炼钢变成绕指柔”,吸引人眼球的地方是打铁的场面,有锤子击打声音的动律变化,有赤臂挥锤肌肉隆起的形体动作,有略带卖弄的言谈语气。对于霍铁匠人性的描写,作者突出的是义气。七鼓匠的荒杠、三干头媳妇的菜刀、田老太的小碾锤、贺大头媳妇的铲铲、刘叶家的门闩,钟大夫的鱼儿刀、二鼓匠的钥匙,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故事,人们抚摸这些物件时,心里感念的是霍铁匠的情义和担待。匠人内心不仅有对精湛技艺的执着,更有对人间冷暖的感知感念。

郝裁缝、姜皮匠、姓黄的钉盘碗、种菜的李大爷,杏村长住的、随季节来来往往的,都有过人的手艺,他们身上有匠人共同的优秀品质,也各有不可替代的本事和作用。郝裁缝带给杏村人时尚,姜皮匠带给杏村人商品意识,钉盘碗给杏村人修补旧物件的同时开发了他们的审美眼光。在匠人堆里成长起来的三画匠简亦繁和七鼓匠那如这,凭着勤勉执着的劲头考上大学,成为杏村第一代大学生。受匠者才智的影响,杏村人的日常生活向艺术化靠拢,巧玲包的小饺子“银制玉琢一

般”。沈家三兄弟的麻花好吃又好看，完工后在草纸上扣上用萝卜刻的印章，鲜红的“沈记”字样让麻花别有一番滋味。田老太压的小粉坨，“小孩儿手掌大小，像小鸟窝一样精细”。扎根杏村的天津知青紫丹，带给杏村人不一样的生活情趣，真丝手绢、让女人体态婀娜的旗袍、天津大麻花、《鲁班经》等，变戏法一样出自她的手，杏村因她而平添几分城市文化气息。

正如那如这和简亦繁的感慨，“村里手艺人，操劳一生，卑微一世。若没有他们，哪里有相对精致的生活，稍微光鲜的日子”。从七鼓匠、三画匠到那如这、简亦繁，从学艺走向求学成才的道路，离不开手艺人给予他们的滋养。小哑巴和巧玲成为工艺美术艺术家，六鼓匠成为乌兰牧骑队员，同样得益于杏村的匠者文化氛围和匠者品格。

三、细碎生活中的岁月山河

《匠者》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，各个人物成长和命运的变化隐含着中国社会生活嬗变的时代轨迹。杏村建村正值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灾荒，初具规模后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经济落后，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时期，以及后来的十年动荡。改革开放后，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杏村进入了繁花盛开的时代。赵海忠所讲述的中国故事，来自他的家乡，得之于他自身的生活体验，尤其是对农村匠人的熟知和深刻理解。他效法匠者手法，精描细刻，灵巧地编织故事，精心地刻画人物，通过丰富细腻的生活细节闪现社会嬗变留给杏村的时代印记，用大量细致有趣的细节构建了小说的肌理。《匠者》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，来自充满人情世故的细节描写中散发出来的农村烟火气、油盐酱醋茶的滋味。细微之美，是《匠者》突出的艺术特征。

杏村因一片杏林而得名，《匠者》的细微首先体现在对杏林的描写。“每年六七月份杏树才开花。杏花开时，第一天只有三五朵，第二天早晨，山坡就变成一堵粉墙。”从南方来到杏村的二板爹时常登上小南山，他眼中的杏林充满人情味，“春天，气温尚低，风沙还大，杏林全力做着回春的努力，眼看着枝干饱满柔顺”，“花瓣飘零，树上结了小小的杏子，引得孩子们天天来看，直到能吃的时候。杏林像一个贫苦的母亲，不计较人们早早摘下他酸涩的小果”。晚秋时节，“杏林完成了一年的生长，静静地安享岁月。这些杏树，几十甚至上百岁，开花、结果、落叶、冻结，年复一年”。小说的结束语意味深长，“手艺人都知道，在那山谷皱褶，杏林之东，有杏村”。小说中对杏林的描写，文字细腻温婉，诗情画意，情深意厚。杏林对杏村人而言，是这片土地的守护神，杏村女孩子的名字多带杏字：杏树、杏花、杏枝、杏叶等。最初在杏村落脚的人家在林旁挖地窨子，“后担心作害杏林，东移二里”，“三个地窨子周围，有人撒了草花籽，年年开花”。村民建房取土刨石头，都要轻手蹑脚地绕开先人的地窨子。

1940 年牛马杨三户人家建杏村。1955 年田老太辗转迁入杏村。1957 年秋尽冬初时沈家来到杏村。1964 年底，军队进驻村附近。郝裁缝来到杏村的时间好像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。特殊的年代，村里建起一个小广场，砌“请示台”，在这里早请示、晚汇报，后来小广场时常有放映队巡回放电影，再后来成了村民谈天说地聚会的场地。1978 年贺大头发现仰层报纸上有些字词不妥，他用刀切割这些不妥之处，从窟窿里掉下当年被马裱匠藏在里面的烟锅。喇叭裤、披肩发、迪斯科波及杏村，此时有了知识青年回城的政策。1979 年年底，商务印书馆出版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。1981 年巧玲和小哑巴考入中央美院专修班。古车豁子和杨大个子最后一次出远门跑运输是 1983 年冬季。之后，那如这和简亦繁双双金榜题名，一个学中文，一个学历史。从沈明忻写给大鼓匠葛源递信的落款看，杏村人齐聚上海是 1988 年。《匠者》没有表现大事件，众多形象中没有一个大人物，作者在繁多的细碎生活场面描写中埋藏伏线，

隐约间前呼后应,可谓“草灰蛇线,马迹蛛丝,隐于不言,细如无间”。从各章节散落处归纳出一条时间线,可见杏村的历史,也可回顾中国新时期之前多波澜的年月。

《匠者》的结尾跨度很大,杏村匠人的故事在上海结束。作者使用三个篇章细说杏村人到上海的前前后后,详细介绍每个人的神情状貌。最细致的莫过于对“文化博物馆”格局和大小物件的描述,大到牛老汉的炒房,田老太的粉房,车豁子的马车和姜皮匠的大缸,小到那如这送给三板的哨哨、五谷杂粮、记账本、那如这和简亦繁的成绩表……作者不厌其烦地述说,抚今追昔,万千感慨,详尽细致的文字掩盖不住几许惆怅。故事结束后,《匠者》的卷后语道出了个中滋味:“一个个身怀绝技的手艺人,如风吹来的种子,在内蒙古高原扎根、发芽,伸展枝叶,繁衍生息。风雨飘摇的岁月,他们因为村子的庇护而安宁,村子因为他们的手艺而茁壮。一时杏林蓊蓊郁郁,匠者枝繁叶茂。时过境迁,他们何去何从……”

花落花开,花开花落,雁往雁来,雁来雁往,归去来兮。匠人的工具和产品封存在博物馆,成为记忆,匠者执着坚韧、精益求精的精神,在后人的奋斗中可以发扬光大。作为一种用心切磋琢磨的技艺,特别是独一无二的、蕴含着匠者个性情感灵韵的手工艺产品,在机械复制的时代,尤其是当今可以模拟人类思维的高科技时代,是否还能产生?

作为读者,阅读的感受与作者的思绪同情共振,有一句话涌现心头:小说《匠者》是对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和一群不能忘却的人的纪念,它的细微之美与其深入的人世体悟,有匠者“雕斫为雅琴”之工,亦有学者“性灵熔匠,文章奥府”之追求。可以说,《匠者》是以小说形式建构的一座乡村匠人博物馆。

(上接第 9 页)

一位在语言文字运用上有底蕴、有功力、有个性的作家。因为这方面能力,我以为在“作家”这一称谓之前加上“优秀”二字是恰当的。我读这部小说,在语言方面的感受是一个递进式的过程:开始读,觉得有味(我欣赏文艺作品很重视这个“味”字);继续读,感到有趣;直到趁兴读罢,掩卷回味,则确信其语言是有个性的,是有审美感染力的。直到现在,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说出我的读后感,我会肯定地说:“首先是语言的感染力让我喜欢上了《匠者》。”

关于《匠者》语言风格的具体特点,留待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去体味。笔者在此只做一个粗线条的“导游”,告诉大家:那是一处好风景,堪值赏玩!

阅读这部小说,引起我再次想到一个问题,即,文学作品到底该以何为参照?简答之:生活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参照。我们不否认文学作品之间的参照性,即以彼作品为此作品之参照,特别是经典著作,却终不可与生活参照之重要性相比拟。作品的生动与可感,有多方面的因素,如风格定位上的雅俗共赏,语言表达上的自如有趣,场景描写上笔墨疏密的调节(包括适度“留白”),等等。在我看来,尤为重要的是,作品使那些已成记忆的东西以艺术的方式重新鲜活起来,使习以为常的平凡生发出趣味,长篇小说《匠者》在此方面达到的审美效果显然是可圈可点的。《匠者》是厚重的,作者让特定地域、特定时期的多工种匠人从不同角度出场,表现其生存状态及人文内涵,让读者贴着生动而富有趣味的文字进入,自然而然地读出历史的沧桑与况味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[1]赵海忠.匠者[M].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23.

[2]吴学昭.听杨绛谈往事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8:357.